河上楮談

河上楮談敘

曩余在金陵往從諸長者遊得聞所未聞遇曹中無事時取架上書誦一二過稍紬繹其義偶見管一班又憶往昔長老所稱說一一命楮生録之積幾成帙會領渝州守郡故繁又多奔走之役更不暇理既由渝守移潼闗闗地雖當險塞然簿書少暇賓客

軒盖來有時是歲夏五月天雨閉門
獨坐琴鶴軒中取曩所録閲之意稍
會又更益數語追念金陵舊好及生
平所知交亦略疏其出處大槩存之
為停雲小志以示不忘盖旬有二日
而畢視曩日三倍之乃删其繁雜取
可以代客言者都而命之曰河上楮
談而附以志其言漫無詮次惟所手

錄為先後已屏幾籍以贄客無事呫
呫為也或曰桃林之塞為函谷即今
關內地昔柱下史乘青牛過焉關令
尹喜強為著書今其言五千故在也
言道德者師之河上公者當漢景帝
時結草河湄為菴居之景帝從授柱
史言已雲霧晦冥天地斗合失其所
在彼二氏所言何如犹而予顧從河

上為是也余曰唯唯否否夫子不云乎不有愽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余茲備抱關之吏幸

皇路清夷桴鼓不驚不以其暇從校諸兒祖跣呼梟盧又不解奕不能效蛛絲蟬蜕獘其精力為爛柯者所竊笑吾庶幾為此即不得稱賢於無所用心殆將免矣儻以是質之長者為發

墨守俾淺陋日有益又詎知非厚幸
乎則吾籍吾談多矣因敘次其語弁
之以俟後之日

萬曆己卯夏六月朔秦關散吏郁木
山人朱孟震書

河上楮談目錄

卷之一

卷之三

河上楮談目錄終

河上楮談卷之一

新淦朱孟震秉器甫著

高皇聖度

高皇帝廓清海宇驅逐腥膻而又不階尺土以有六合自有帝王以來功烈之盛無與爲比惟漢高起泗上亭長滅秦誅項爲幾近之然漢高不事詩書輕士嫚罵

高皇帝旣克太平郎延禮儒臣陶安李習方取金陵郎遣使聘秦元之訪問政事而又時引儒臣談論經義作爲詩文天藻煥發眞不世

出之主也及元主既殂爲謚曰順後獲其孫
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illegible]遣書幼主入與
其臣劉仲德朱彥德書令諭幼主取其子歸
全七年九月竟遣官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
送歸仍厚賜而面諭之曰爾本元之子孫國
亡就俘曩欲郎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
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容於此
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
諭二官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
踄爾善視之又致書幼主大矣哉帝王之度

適蓋天壤所謂商周終愧德充舜敢論功者

詎獨區區征伐政事之間扎

郭應之巧

自古盜竊之君掩聲紫色雖能暫奸天位然
不旋踵而禍敗隨之至得失之際造化者又
獨巧爲郭應不爽毫髮秦滅六國楚最無辜
而卒之滅秦者楚也魏以鬼蜮代漢狐媚欺
孤而芳髦廢弑慘於辨協璜封陳留爲獻舊
國較若銖兩晉之取魏自爲得矣乃冒姓之
劉淵起而議其後至繼司馬而禪者又彭城

之劉也朱梁篡紀李宗以霞沙陀之賜姓乃壓鄆州而蹷之元起沙漠穢亂中原宋趙氏之禍下及陵寢不知瀛國之封已陰奪其祀至倡群雄而開我明者則林兒之宋也孰謂天道夢夢孔

練中丞恩遇

鄉先達練先生子寧洪武乙丑廷試第二余鄉人至今稱爲練狀元蓋是科會試首黃子澄次先生次丁顯及廷試丁首選次先生次黃子澄先是

高皇夜夢三綵墜地將臚唱以予澄年少論謫過激稍抑置二甲第一而以二甲花綸易之三人者姓名俱有綵適與夢叶高皇喜甚俱賜狀元授翰林修撰於是京師有黃練丁丁練花之謎（他書以為丁練黃誤）余鄉舊有狀元坊在學宮之左余少時猶及見之今毀矣而先生集有送花狀元歸娶詩花娶未幾卒先生詩有云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蓋諷之也人謂先生詩讖云又先生父伯尚洪武中以起居注直諫謫廣德州同知

比登第

高皇帝曰江南無練姓是必伯尚予也考吾學
編資治通紀雙槐歲抄塵談丹鉛狀元諸錄
及陸文裕外集諸書所載互異未有得其實
者歲抄謂予澄第三名得之中秘不應錯繆
若是豈草除之際前錄並毀而隸史筆者亦
不及詳孜耶至以三綵爲雙綵謂狀元爲美
稱又謂以丁易花者皆出臆見水東日記又
謂是科狀元爲張顯宗而以雙綵事附之此
尤誤矣張辛亥許觀榜第二非狀元也前輩

愼鬱參識諸所記載必當有據後學小生僻
遠寡聞非敢輕議第練為鄉人而長老傳聞
非一皆鑿鑿可據若先宜人外家曾氏世以
儒業著玉屑集有送魯師德詩集中詩多出
其家所傳聞尤可信者先生大節耿耿區區
一第不足輕重第當時
人君寵異三人至形之夢寐若抑黃一事非英
明登見何以及此故特筆之以俟博雅君子
他日採擇且以備鄉之故實非敢為異也
練中丞遺事

練死於靖難
文皇帝怒其不屈誅及十族余先族祖及先宜
人吳氏祖俱以詩朋謫戍其他以片紙隻字
株連者幾千餘家練有一妾一女靖難前俱
留淦後就先生金陵先生一見輒泣下不止
蓋知二人者不能死也先生死俱發浣衣局
仁皇帝時女得歸嫁東坊陳氏今淦有練小女
户云練之先由三洲居城東坊爲東坊民而
祖籍尚有人靖難時或死或竄俱無存者今
三洲有村農姓練氏蓋遠孫也羅太史洪先

過三洲訊之因哭以詩曰三洲烟草暮江濱未問遺墟淚下頻破冢有山歸別主遠孫無食寄貧隣百年天地誰非幻千古綱常獨在身莫爲英雄倍惆悵天涯多少未歸人

花狀元書樓

花狀元家藏書甚富魯之先有隱者某博學嗜書尤善象戯曾授徒東魯積束修幾二百金歸道錢塘適鄉富商數人以象戯與他賈角輸直百金見魯至請與之角魯先從傍觀知其以二馬勝次日與角盡還諸商直并得

瑪瑙杉一乃從花氏遊畫捎所得書以大舶載歸魯故藏書諸達官過淦必從魯借觀今微矣書散逸殆盡余家所得第大倉一稊耳

周所立

余鄉磐谷國初有周所立先生者善口辯能詩文跅跑不羈今所傳僞漢上梁文其手筆也時有定住字子靜者爲陳友諒守臨江與周詞賦往還頗密子靜与

大祖抗于鄱湖被殺周哭之以詩曰綠錦池頭舊使君近傳消息不堪聞的盧竟死檀溪險

鷃鴟翻成鄂土墳蒿葉灞條生夜月崇陰迢遞起秋雲陳琳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文清江重鎮牧旌麾常憶蒸鶖餅餡時文采風流三國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劃起波濤变金鳳翻從澤國辭千載筆公遺愛在行人揮淚峴山碑至洪武中以臨江十才子同梁石門寅張司成美和黄體方徵入京練中丞以其人輕脫僅得臨江教授以歸其子以明經中鄉試仕止縣令先生扁其門曰皓首窮經郡祭酒馳四方之翰墨青雲樓武邑大

夫化百里之絃歌黄體方亦余近鄉人仕止王官詩效李青蓮亦俊爽可喜余僅見其古風一篇二公家世微矣集皆散落志亦無及之者良可嘆哉

胡惟庸

高皇帝詔罷中書省以胡惟庸事覺故也攷諸載記多不同如憲章録云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資威福兄子婿李善長從子佑相結擅權以陸仲亨費聚掌兵馬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令

太僕寺丞李存義陰說善長邪謀事皆未發
會涂節商暠上變告
上命群臣訊之惟庸遂死陳建資治通紀云丞
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
其謀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勃舌駃不能
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折猶
奮指賊臣第
上方悟登城眺察見彼第內裹甲伏屏帷間數

匝亟還遣兵圍其第罪人就縛召奇死矣追
封右少監賜塋鍾山唐樞國琛集云太監雲
奇南粤人守西華門邇胡惟庸第刺知逆謀
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衡蹕勒
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駃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蹕捶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
指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
匝亟返樓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悼奇賜塋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太平門外鍾山西弇州山人史乘考誤云胡惟庸謀逆陰約日本國貢使以精兵裝巨舶約是日行弑即大掠庫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誅葢薛言事發于涂節商暠陳唐言事發于雲奇而王言主陳而詳其謀逆之實余官南刑曹曾遊鍾山雲公墓實在焉有穹碑載其事甚悉則出雲奇似為實錄或事發時涂與商繼上變未可知也而薛並奇前後逸之似為失實

五穀樹

留都大內丞相府相傳有五穀樹其質如鐵石樹中能生物如五穀諸曹有事大內者往往入觀之第以禁地人不常至不得就彼一驗耳

孫典籍

孫典籍蕡五羊人有詩名今廣中刻五先生集孫其一也高皇時坐藍玉事死臨刑口占一絕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

高皇得詩怒監斬者不以聞因并殺之
　　抄載朝雲集句數十首殊膾炙人口乃以誤不得其死惜夫

　　王吳死節

資治通紀載洪武六年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攷他錄禕以五年正月使而以是年十二月死雲以八年使而以是年至雲南沙糖口爲戴知院等所殺非梁王也憲章錄逸王死不書而通紀合王吳爲一俱誤

　　明玉珍父子

余以甲戌之夏須重慶符重慶古渝州也勝國時明玉珍據其地國號大夏今府治即其殿基譙樓即午門也舊刻天下太平字尚存余一日登玩其上見所懸奉天殿金字扁置磧壓中亟命撥去橫江鐵鎖三今故在督糧倅宅中一日構小軒發土有石龍二蜿蜒丈許口有穴似當時宮中注水具然基湫隘殊甚渝形勝固奇第山石參差勢急促無停注涵蓄之意僅有險可據耳他載記謂據成都誤也明氏當宇內擾亂獨據一方頗能撫有

其衆天兵至彭氏母子就太平門面縛不血
一刃民得免兵華渝人至今猶稱明主人云
其左丞宅亦在城中頗高大爲綦江羅氏居
余及見之左丞者戴壽也右丞萬勝者黃陂
人智勇無人玉珍寵愛之甚妻以弟婦號明
二開國之功勝居八九玉珍殂昇即位勝與
知院張文炳有隙密使人殺之內府舍人明
昭因矯彭后旨殺勝保寧守將吳友仁以勝
死非辜遂據城不受命戴壽攻之友仁登城
詐曰使參政文彥彬來吾即降矣彥彬入乃

告壽救明昭友仁出請壽軍馳至重慶謝遂爲君臣如初昇性温雅好辭賦其賦桂花詩云萬物凋零我獨芳花心金粟帶微黃莫言岑小難堪玩露冷風清天地香昇降後封歸義侯後送高麗彭氏召入宮偲不知所終

勁節

鄒興岳陽人也仕王珍話灌縣鐵冠有功守瞿唐中火箭死高皇帝嘉其節爲立廟夔關祀焉

鷄鶩食邑

明氏存日以長壽墊江大足為鷄鶩食邑所
徵穀以石計後遂以定稅額故三縣歲課獨
重云嘗條其事上官以額久定不便改第稍
為減別徵然後當有處也

關鐸萬勝

關鐸崇仁人豪俠負氣嘗北遊賦詩有西風
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後以策干劉
福通號關先生與破頭潘沙劉二等破元澤
潞等州掠塞外焚上都轉破遼陽兵不留行
遂度鴨綠江入高麗高麗王奔躭羅海島中

其臣納女請降將校以下皆配以女鐸侍姻婭荒妃無備高麗客繋其馬山間一夕傳王命但非國人皆殺之闢沙遂死萬勝者黃陂人壯年智勇兼人明玉珍愛之妻以弟婦稱明二玉珍僭號改元以勝爲司馬復姓萬二年遣勝攻雲南勝兵不滿萬咸以一當百二月抵雲南元梁王孛羅先二日走屯金馬山以自固夷部皆震懼約降遂上平雲南表曰大軍甫發於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又曰慨念中華之貴反為左衽之流在位貪殘生民

困悴又曰初臨烏撒蠻酋迎款以供輸繼次馬湖敵壘望風而奔潰因以馴象爲獻王珍遣使勞之初勝之入雲南也元兵不測其多寡旣孤軍深入饋餉不繼梁王獲勝親吏知勝兵僅八千人又皆瘠瘦遂聚兵大理勝知情見勢屈乃引兵還夫以漢唐全勝不能克六詔而有高麗二人者轉戰倏忽俾二國之人智不及守勇不及戰堅城重險若履平地可不謂才略過人乎鐸以驕淫死勝以孤軍敵使鐸左右有人勝鄒孚繼至又得主而事

則二人者當前與英衛論功後從藍傳紀績矣僭竊中未嘗無才特卒人主駕馭指示之耳若二人者乃爲福通玉珍所得惜扎

金文靖

練中丞子寧金文靖幼孜少在膠庠相友善中丞謂文靖曰子他日爲良史我以爲忠臣二公後俱以春秋魁多士臨春秋之盛盖自二公後稍傳安成令人知安成之盛不知二公實始之也中丞死靖難而文靖從

成祖入內閣其勸班師及審謀不發最有功

社稷傳云公處僚友能讓鄉父老相傳

成祖謂公金老實然以文貞文敏之才同心共濟愈於忌賢者遠矣至卻武人之請卒不為子弟求祿老實者不當如是耶良臣之期為不負矣

聶大年詩

臨川聶大年為仁和學諭后以修史召至京卒其詩在國初頗為人傳誦有辭四省校文詩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過大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

仙遊遠八桂林寒木葉踈寄語青雲舊知巳
莫因辭賦薦相如

前輩慱雅

余郡前輩慱雅在宋稱二劉三孔貢父至識
歐公不讀書他可知矣今所存惟公是公非
二集孔存有六帖雜記餘皆泯泯國初邑先
達稱魯侍郎得之張司城美和魯七歳能暗
誦九經一字不遺以神童舉洪武中修元史
金帛之賜魯爲首編禮書歷舉傳記以决是
否二年由禮部主事拜侍郎

上幸鍾山撰井露賦獨見稱賞嚴陵徐遵生曰
南京有愽學之士二人一以筆爲古一以手
爲筆蓋指宋學士濂及公云今其後皆爲耕
農無一儒者遺書不知所在張撰著最富載
性理諸書又有群書備數傳于世洪武中以
十才子舉後致仕歸
高皇親洒宸翰賜之今尚存余同年進士張貞
外充文鄉進士充文其後也

建文遺事

建文君之生也頂顱頗偏

高皇撫之曰半邊月兒也又與

文皇侍奉天殿

高皇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可對之建文曰雨洒

羊毛一片氈

文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又試新月詩云誰將

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江湖裡魚龍不敢

吞

高皇盖策其不終而知必免於難也乃匣髡緇

及牒授之曰有變發此或云劉文成教之及

靖難師至發之乃揚應能度牒也遂削髮披

經秤州道出有程濟者朝邑人有道術爲岳池教諭常寢食朝邑而治岳池事不廢先是上書言某月西北兵起繫至京下獄後兵起以編修充軍師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往祭碑人皆不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怒令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按碑錄諸將名族之獨濟姓名以椎得脫至是與御史葉希賢從每遇險幾不能脫賴濟以術免遂自湖湘入蜀由蜀入貴州程番店白雲寺由程番入雲南武定居獅子山後由閩最後

入廣西橫州南門居壽佛寺十五年僧徒聚者日衆又遁居南寧陳步江一寺僧聚如初又去南寧雲遊四方正統五年復至廣西思恩適知州岑瑛出當道立呵之不避索度牒視之乃楊應能也因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朱允炆也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潛由地道以出由湖湘入蜀雲貴閩廣轉徙流落今四十年老矣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送赴京寓大興隆寺號老佛程濟從焉京城內外僧拜謁無虛日皆曰此海外高僧

科道官恐其惑衆乃下獄朝廷不忍以太監吳亮經侍建文使審視老佛既見亮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佯曰否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鵞棄片肉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餂之何誑我也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老佛入西内卒葬西山不封不樹程濟者後不知所終云或曰朝廷命三四老中官視之皆不能認最後一人至建文爲曰我昔欲殺曹賊擲下金鎗誤中一人是汝也今瘡瘢在乎解襟示之遂抱頸大哭良久乃止諸中官爲之掩

泣盖曹國禦

文皇敗歸建文君鎖之太廟持金鎞謂曰國若亡爾必先死于兵後城破不及避鄂人黃潤玉爲廣西提學見建文君趺坐堂上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髯如洪武竟奏陞思恩州爲思恩府先遷文君焚宮特

文皇疑匿僧溥洽所以他事禁錮洽又命給事中胡濙以訪張三丰爲名又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不可得嘗賦金陵詩是以乘輿看曉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

地老荒臺鳳凰城又詩曰流落江南四十
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
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
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
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
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
宮猶望翠華臨又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
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
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

官什[illegible]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然考通紀憲宗[illegible]皆云歸自思恩野記傳信錄皆云歸自雲[illegible]吾學編於遜國記云自滇南呼寺僧日[illegible]文也乃聞于朝乃傳之京師於吳亮傳[illegible]云出自田州土官所今觀思恩之陞爲府及黃督學潤玉言其歸自廣西爲實訖事也以鄭端簡之該博亦或自紹矛盾後之淺學則又安所取衷耶新月詩出草木子王司寇元美以爲元順帝作

葉希賢

葉希賢一名雲浙江松陽人國初以賢良徵

進士任監察御史或云改授翰林學士壬午六月之變家
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乃發喪以衣冠歸瘞
希賢實從嗣君出亡隱姓名削髮爲僧西南
走重慶之善慶里遇隱士杜景賢與之遊常
往來白龍諸山傍有松栢灘灘水清駛每就
纜焉景賢素豪有力爲之寺希賢率其徒數
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呪人諦聽之則易乾卦
迺景賢固知其非常人戲解之曰相釋誦儒
將儒行乎不可可亟誦佛經希賢亦會其意
遂專誦觀音經寺因以觀音名希賢好觀楚

辭或放舟中流朗誦一葉畢輙投於水而哭哭已又誦終卷乃已性又嗜酒日注一壺俟客客至即飲客不至雖樵童[illegible]豎拉之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曰我歌爾和[illegible]竟暝焉而寐號雪菴和尚一云希賢號雪蓬顏[illegible]多奕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illegible]氣渙發能感惕人死之日其徒問[illegible]問死宜銘何許人也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答遺詩若干首門真子爲刻之時有補鍋匠亦毀形翦迹往來隆安里中[illegible]佯狂以死葢希賢僚[illegible]同出於[illegible]

者也又有河西傭及馮翁則莫究其踪跡云
此出樵李郁衮盡心錄攷鄭端簡雪菴和尚
紀曰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末又曰此松
陽葉希賢也至葉希賢傳則曰葉希賢監察
御史也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㑉
㑉自負建文中屢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
二大将失律金川門失守又詐藩守門者後
坐逆黨死之則與雪菴爲二人矣然詳葉傳
死不甚明其爲雪菴無疑余至重慶詢松柏
灘今屬順慶府大竹縣士大夫亦云葉希賢

即雪菴云

余既述希賢事矣偶閱王中丞筆記有葉希賢傳贊因附記焉葉希賢松陽人繇賢良舉異等授監察御史事建文主有直稱壬午文皇帝下京師兵亂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位哭而希賢實不死陰從建文主出亡變姓名削髮爲僧去何至蜀重慶建剎松柏灘朝夕誦經呪不絶或聽之乃易乾卦也[illegible]又時放舟中流歌楚辭畢大哭乃歸又有補鍋匠者不知何許氏毀形爲人傭工往來隆安里

竟佯狂以終人蓋言亦御史希賢同出云遯

史氏曰偉𢧐諸賢乎爲建文君死也然所執

猶從義焉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故主四面而改嚮非

忠也激忿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於

方外之弃跡下可見故主無辱先人若葉朱

革者足矣贊曰壬午之載帝遯於藩神龍潛

葅戰血在原先死則方秉誼何教後生者君

藏哲何淵猗歟二臣各狥所安不見比干爲

奴則難

陳尚書詩

陳尚書汝言潼關人天順初以奪門功至兵部尚書後竟坐石亨黨敗然其詩亦清麗可誦秋夜云喔喔荒雞唱五更[illegible][illegible]沉極大星明佳人鵠練秋如水壯士吹笳[illegible]滿城江海久辭生計拙干戈深動故園[illegible]尺書望斷南來鴈惆悵空令涕淚零余入陝意家必有集存訪之後人微甚矣關志僅載汝言資敏家貧嗜學不倦時衛未有學廼遊荆蜀訪聞人嚮學學成歸客寓西安[illegible]某公[illegible][illegible]夜聞讀

聲不輟問之因閱所業乃爲占藉長安遂魁戊午鄉薦壬戌登劉儼榜進士潼士選舉蓋陳爲首云

劉文安母

宗伯永新洞山尹公嘗爲余言劉文安母夫人事甚悉頗與祝京兆野記異尹翁者公曾祖也與文安父石潭先生暨交莫逆翁徙居在潭之上去先生居隔一水每春秋翁携酒邀先生過徙居談論連日夕先生素負氣節雖甚貧絕粒亦無所干翁每微經之入悉貯

以待先生先生年四十無子翁勸之買妾曰吾莊居張姓者有女三俱未適人儻有意余為君聘其長者於是擇日令其室會先生之室俾於莊居見其女女誚誚之避山後萬松中不可得見止次女侍前奉巵酒因相與誅曰長者去無福次者當之可也乃共取鐶繫其耳於是次女竟歸先生是生文安公與方伯少參春元四人文安貴封夫人年八十餘尚健稍前知永來事天順癸未二月十五夜文安弟試禮闈夫人忽曰今夕月色紅甚恐

禮闈有萬是歳禮闈果災文安弟僅以身免
又言莊後有萬松嶺其上有玉女祠自夫人
主神像屢塑不就終其身云又言文安少七
歳時翁與先生從潭中浴解衣掛枯樹文安
在側翁曰千年枯樹爲衣架爾可對之文安
應聲曰萬里長江當浴盆翁曰是兒他日必
大用今張氏子孫尚爲農劉子孫甚盛過其
家叙中表不廢野記稱拯溺而得其母蓋妄
也考先生母本姓鐳氏非張氏也恐尹公以
同姓諱之與尚俟他日質之也

石潭求舟人

石潭先生篤學好古起居最愼欲須可逕相傳先生計僧買舟北上戒舟人曰前去岸三尺舟人曰秀才𥿄開船總無出外我則如約於是先生居然中舟人竟放舟中流不知也先生後覺之竟不北上終其身不仕

枝山志惟

野記作于祝枝山允明枝山好集異聞而書爲吳中第一每客來談異事命之酒或與之書輕能者欲得先生書以紙爲贄投以求先

生不知其偽輒錄之今所撰志惟蓋數一百六
中可信者十不能一野記所書大率類是矣

壽寧侯

尹宗伯又言近世紀錄多失真如救壽寧侯
事出李蘭汀闕老而徐咸錄於張文忠傳蓋
是時文忠罷相尹公在京師
世宗內批甚厲蘭汀[illegible]之午門以示百官公所
親見也

練中丞降箕

余邑城東百萃寺練中丞舊游地曾有題云

問抱瑆琴訪百華者是也先大夫為庠生時歲大比督學使者將至有宋某者頗自負授徒二十餘人就寺肄業乃請箕以卜進取箕動如飛問宋某云何書曰黜宋不平之諸生叩之皆書一不字宋又恨恨因問仙何人乃書曰乘春重過百華臺野蔓穿窗帶綠來御底黃鸝聲欲碎花間青鳥意還催又書一練字乃知為中丞也將去復書曰宋某事勘得是實是歲宋以文藝黜二十八人無一錄者中丞精爽尚未忘故鄉耶又何其言確而中也

余亦嘗叩箕乩亟有贈詩數首皆寓期待之意辭稍質茲不錄

石龍城

臨江爲石龍城父老言往時江中有石蜿蜒如龍狀頭角爪甲皆具有周禪師者居慧力寺頗前知府評衍察龍爲怪一日運霹靂碎之今城亭亦有石如假山置屏間皆龍石也石色白而隱隱類鱗甲居人習見之亦不以爲異

洗墨池

邑百華寺有讀書堂陶栢公故蹟也下有洗墨池池今為井寺僧云往歲邑有占魁選者池水盡黑鄉先達劉公麟占禮魁是歲水黑甲午黑先大夫應墨泉之號以此戊午又黑余復忝竊栢公毋為塗人第不知栢公曾寓此否也池真偽尚未必然所謂黑者亦泉脉偶然不足為異也

蕭公靈異

余鄉太洋洲去縣四十里有蕭公廟公名天任祖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時以[illegible]

子祥叔合祀本朝嘗遣官諭祭公永樂中屢
著靈異詔加封六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
相傳公客遊川廣時從舟人求寄一猫重千
餘斤衆人難之公曰第許我我自能致之因
去不知所在舟至洋洲舵淺不進前夕其家
夢公云吾寄一猫在客舟明日可往取比出
至江問客舟猫所在舟人怪訝家人云昨夕
吾翁夢報我因共曰昔發舟時有一老人求
寄猫後不果來豈即此也因共從舵尾索之
猫繫其上又客舟載芝麻江上舟忽漏然不

可尋因共祝神漏輒止比艤舟出所載舟漏
如故索之有一魚從漏中出腐矣年八十一
坐化洞庭之上
成祖北征見有神從空中助旗幟書蕭字因加
封順天王令其猶在廟門之右大可盈屋又
有靛桶一在門之左家人謂公死特囑無塟
我第以靛桶覆之今其尸故在凡從江行者
叩之無不響應於蜀尤著云

周公狗

有周公者余鄉人去余舍僅一里許其像乃

肉身顯江舊有廟後圯家人移入舍祀焉相傳公為水神大著靈應有爬沙狗能爬沙逾泉水余舍之後遁大江岸高三四丈上多民居近十年岸崩及民居下為一深潭潭上下水甚駛潭中有一物狀如黑犬第腳稍長每炎暑時從潭中出曝對岸沙中人競噪之輙復入水或投之石殊不懼如是者三四年今潭又稍平矣物無復見矣豈張司空所謂癡龍者乎抑即公狗也

白髮詩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此唐人詩也先祖素齋府君挽周氏父子云于今白髮無公道不上周郎父子頭蓋反其意而用之也府君少豪俠好義尤喜爲詩惜散逸不存余又嘗於敝曆中見和唐人無題四首俱有致後計偕往來數四歸檢篋中則已化爲烏有矣止記一聯云綺檻留雲迷薜荔玉簫吹月隔芙蓉此外有桑榆詞稿尚存

曹孺人節

外祖母曹孺人者珠溪曹庸文稷文也曹故

儒籍嫁外祖吳皆蓋翁外大祖梧岡翁[illegible]志
愽雅能詩外祖年未弱冠尤有俊才[illegible]精
長者皆來就壆孺人年二十一外祖得弱疾
甚劇無子止孝宜人年尚幼外祖爲詩一篇
書付孺人曰善視之詩云專女吳郎羨一雙
何期郎逝女孤孀蛾眉不許他人畫雲鬟休
同舊日粧我口秪令啼杜宇爾身從此效鴛
鴦西風慘慘黃泉路地下人間兩斷腸又書
一紙曰明中豈料無天地暗裡休疑有鬼神
遂卒孺人誓志撫先宜人而朝夕紡績養梧

罔翁翁卒先宜人適先大夫孺人日夕囊所遺詩佩之年六十餘始就先宜人養八十卒余弟季奉柩葬吳氏黨頭山孺人性烈烈如女丈夫即公甚愛先宜人然每正色戒之先宜人舉諸子曉孺人保抱鞠育恩甚至余稍長見囊中詩未嘗不對孺人泣相視也監察李公循義按江西爲扁貞烈著存之第惜後無人疏列之朝不及表揚之以示[illegible]厲也

黎先生

先大夫在邑庠喜爲詩與黎先生汝盤雲交

莫逆黎有滄洲書屋先大夫嘗就其中倡和
或共放舟中流從先大夫湖上飲一日元夕
乘月從滄洲來適族人張燈湖濱因邀黎共
飲酒闌黎去又邀之逐見一人醉從月下歌
黎喜甚先大夫復取大白酌黎因聯句曰萬
家簫管沸樓臺想見金吾九禁開清夜何人
歌不寐滄江有客去還來燈幢掩映尊前動
春色分明月下回輸與山人得三昧酒酣餘
興更添杯又咏老人燈云白髮缺三字身輕
火煉成形容雖潦倒心孔却虛明前輩風流

交契可想見矣

敎中丞去婦

太公釣渭代傳覆水之辭翁子負薪室有後車之載窮達遲遠難可預期至結髮之歡中遭厭棄如二公者尚爾況其下乎鄉先達中丞敎公宗慶新喻水北里人少寓思南家貧績學不輟婦屢求去公從之未幾入郡庠是歲舉鄉試婦再適郡胥客如故公送入庠時過婦門婦竊悔之矣及領薦還郡鼓吹迓公婦見悔恨逾甚是夕自經死公後娶今南京

兆羅君繡藻女兄閨閫甚睦又自為室其女
弟相守無間云夫不忍一日之約而絕百年
之歡婦之死晚矣乃教公貧不廢學勇不溺
私卒之身與名樹立烜赫與二公相望而三
偉哉此可以風矣

黃給諫

鄉先達給諫黃公名仁山號北川居士當
世皇初年為南給事中直節耿耿不為苟合時
永嘉當國公抗言踈論又每同諸大臣會議
公言不輕發諸大臣皆忌公曰黃其奴視公

卿因坐是屢謫公不爲動曉居鄉更爲和易

喜奬誘後進余與表弟鄉進士吳子明去公

居不二里嘗候公公每出酒飲與論世事性

能飲嗜書酒酣間爲說往事一二則至夕乃

罷最器余二人歲計偕公必命酒酌二人爲

餞丁卯公年八十二余往辭公公呼酒酌至

醉謂余曰子此行必高第幸自愛子明雖才

恐一鄉無二進士當少讓子夕送余出公立

門外視余行泣數行下又曰吾老矣此行不

復得見子因共悽然久之乃別先是戊午余

舉于鄉時分宜當國權勢熏灼鄉人無不遊其門者公謂余曰此行當自酌旣爲鄉人不得不一見第不宜數數勉力此行無失身也戊辰余成進士授南刑曹公走書規余曰南都多鄉人商者每來訪攜餽餽候門甚虧雅道子不宜拒第禮而遣之余心服其言後二年卒嗟乎公之愛余至矣

胡廷尉

廷尉練溪胡公名叔廉爲人和易居鄉尤退約絶不以勢位加人鄉有武斷者凌之亦不

校也尤喜獎進後輩余與同年朱文卿在邑
庠時公時取其文讀之輙擊節稱許聞余爲
先人卜地即推所卜與之不少吝又令其弟
約余爲文會會畢公每寢輙起呼燭把誦爲
評品稱說乃復寢余讀書虹沙公一日放舟
同李廣文訪余談論連日夜將別取酒臨江
坐釣石上令童子摘黃菊入盃中飲數爵因
誦杜公詩曰舊摘人頻異新香酒暫隨又囑
余曰吾鄉所望二三君輩勉力自愛已洛嗟
良久別去後二日公卒嗟乎公似有前知者

矣公在分宜當國時厚自韜晦在省中若策慮情等疏皆國大計後分宜冑子縱日甚公稍忤其意即託疾歸令臨海時值海上颶風水溢居民漂溺死者萬計公一一行視其地爲收而掩之又識今司寇王公爲婚秦氏延之官舍。子成其學夫人劉氏温州二守譙夫女兄賢而多識尤知書公在省中一日縣所交遊者夫人閒視之爲品詞語藻譏情相與真僞驗之良然里中婦或從夫人誇公榮達夫人輒顰曰主上英明百官廩廩將順不暇

朝承恩暮賜死非虛言也何榮達之有公卒後三月毆血死

雎寧恠

先大夫以乙未上春官不第署雎寧教雎自劉六之亂死者十九庠無完舍先大夫假楊氏民舍居焉舍近學宮後有大池一居民言賊殺人輒投池中積與池滿每雨夜鬼啾啾有聲人過者或溺或迷不能去學宮禮殿後有穴五六居民指為犬兎穴大兎者狀如犬稍大每日午人靜輒出殺前向日人從隙中

窺之喿而入輙入穴中不能得楊氏居有書院一往往夜中踰垣入余家老僕頗持槊逐之中其腹墜垣下輙躍而去書院學子二十餘人每夜扃户歸一夕門鑰不動諸學子書悉裂爲碎紙積室內惟余與南平游明府於北書獨全置案上室內又有虫大如榆莢背若人面耳目口鼻俱全余童子時亦不以爲異也豈精寃所化耶大兎不知爲何物記稱媪能食墓中死人腦者豈其類耶書以俟博物者

武昌風水

先大夫教武昌時初試諸生見文藻特甚然三十年無一第因詢之皆云學宮面樊湖舊有提扞外水歲久圮壞氣渙而洩宜稍築舊堤又西山據其右東為民居卑弗稱乃謀于邑憲使孟公大尹陳公經歷方君及耆民劉君典膳嚴君輩先大夫首捐俸為倡孟公輩皆捐貲若干庠生諸父兄各若干鄉義士各若干屬孟公主其籍而劉司出納先大夫日取酒邀孟公從堤上行督其縣民踴躍鼓舞

即萊傭樵子皆爭前出一錢為助又立文昌武安祠於堤之左為石塔其上堤成縣人爭命曰朱公堤又題學門曰文筆插天掃動九霄星斗義堤止水養成萬化魚龍於是諸生各携書就學舍業幾百人每旦先大夫坐堂上為講四書經義畢次命以題諸生爭自奮勵誦聲洋洋徹曉不輟是歲熊中丞桴首領鄉薦次李緒次孟公子樅次方君孫某自後科第不絕咸歸功先大夫至肖像立專祠云

胡後坡

武昌丞胡公芳者華亭人也少有聲場屋尤工詩書學蘇文忠因自號後坡居士居官清約喜與先大夫遊間命酒從西山諸勝遊酒中倡咏酣然樂也先大夫有詩云人在西山更倚樓無端風景上簾鈎萬松關近天低處九曲亭當雲上頭吳業秪今何地著楚山依舊帶江流千岩萬壑鳴宵雨洗我年來范老憂公擊節賞曰萬松關九曲亭自有西山來殆爲今日設公有宮詞十首嘗記一結句云叮嚀積翠池頭水紅葉無題莫漫流大有風

人之致一日先大夫呼余出公面試以對句

雨戰綠蕉驚鶴夢余應曰風敲斑竹亂鳩聲因呼余爲小友先大夫擢應天教公握手嘆曰子期行矣詎爲賞音我自是束管絕弦矣後擢其縣尹致政歸余家尚有公手書詩若干幅

淮清橋鬼

少從先大夫宦金陵先大夫遣就何先生家授春秋先生家淮清橋其子承光嘗爲余言近城有樓多鬼怪能惑人無賴子嘗携草索

故置梁之上若自縊者鬼輙啾啾從梁上助之時方授經不及就其地視之相傳國初時城内外有圜棋擊鞠鬪鷄走馬及三五人聚立而私語者皆捕置一樓但汲水飲之三四日輙死樓名逍遥在淮清街豈即其地耶噫亦異矣

乙巳土食

乙巳歲春夏江西大歉米石銀一兩餘山中民無食乘薇蕨已盡乃掘白土為餅餌食之土色微類粉而膩宦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掘土裹肉為饅

首味亦佳然不可久食土民食久者氣塞不通往往致斃又余家厚湖上菱葉最茂貧民競採食之富家取以為蔬滑而細亦可啖先大夫午日詩云閒說土饅充蕨粉且便瓜豆對蒲觴蓋紀實也白土相傳即白石脂云

麻陽苗亂

先大夫尹麻陽時蠟爾苗正亂初遣一細作來獲之其人小而黑首無巾迹手獨胥以此辯之後苗掠段家寨寨民符正邦獲其一斬首二夕出五寨下攻城不吉酋憤而來過溪

一酋溺死又一酋為毒蛇所嚙乃還攻五寨破之又從小坡來攻城小坡兵五百人與之角殺苗百人苗敗走匿山中三日餓死過半自後不復言攻城矣中丞姜公儀張公岳皆欲上先大夫功會姜公去張公卒先大夫亦留滯以殁功不及錄云

洞庭水鬼

余以丙午冬從先宜人泛舟洞庭是日微風天水如鏡舟行甚適夜入湖口泊岸止茅蘆數家月色湖光一望無際漁舟數十往來泛

間或歌或漁先宜人以孤舟獨宿寢不成寐
夜半漁歌寂然聞水中瀝瀝有聲俄上舟之
前行遶舟後已又上蓬窻聲若以水絜撲窻
者先宜人甚懼余夢中諦聽之啓先宜人曰
無恐聲忽墜波中良久復上如前先宜人愈
益懼余乃大言曰此水鬼乃敢爾耶競躍入
湖中若三四人者呼僕人出視之四顧寂然
無復人跡詢之舟子云湖中每每如是至有
捘舟人共溺者夫水中遺鬼何所附著顧有
形與聲挨之常理誠不可曉

桃川洞

桃川洞在常德武陵縣洞出方竹即晉漁人遇秦隱者處然洞當孔道又乏流泉似非當時舊蹟疑好事者因陶記而附和之與邑有楊生者題對聯二頗佳其一云仙跡久荒方竹依然環洞口神機誤洩清流無復到人間其一云半空風雨洒天台樵子留連直要看盡了這一番棋局滿壁烟霞迷石洞漁郎消息只因誤放出那幾片桃花先大夫有詩云故事相傳始晉秦桃花依舊往年春明庭萬

里來重譯流盡殘紅誰問津

盤瓠石

麻陽民其土著者皆盤瓠種與苗同祉有一石在其村名盤瓠石民共祀焉人有犯之者輒從石詛之未有生者有犯徙其先世亦同祖先善弩射日皆豎蓍坐草往往從草中射人人立斃即苗亦畏之每遇九月某日禁入行是日皆閉戶不出出即有蛇虎之害有病及出兵舉事必倒一牛占之其法取一牛十二人握其首向神一人以利刃剸牛腹牛一刃

輒倒者占以為吉則病必愈事必濟兵出必勝不然則止又擇他日占之又能以祖術呪脫枷鎖往大征時獲苗數十皆以大椎碎其脛而以鐵鎖肘鐐禁縣倉中戒無得入磁器一日守者出令人代之誤以一磁碗入見諸苗取碗敲之口喃喃作呪鎖盡脫已出倉矣守者無計乃取火盡焚其倉苗盡死

辰砂

辰沙產錦州萬山麻陽故錦州先大夫尹麻時值苗亂萬山之砂遂塞所出者砂皆各土

司物也邑人云砂在萬山坑中其深不可測
砂有床取砂者擕乾糧入首掛一燈行且鑿
且行有行數日不獲一床者床在石中色如
白玉砂如箭出床上有床寬尺許者去其砂
床尚可值金十數兩富人取為屏瑩潔可愛
砂所出處紅白相錯亦不易得云砂上者其
價不貲每過江湖必累以狗皮藏之米中不
然舟中光燁燁起即風雲黯黑蛟龍出波中
來戲知者必投砂水中否則人船俱溺矣

水銀

水銀相傳為硃砂燒鍛而成者近水西宣慰司皆掘地得之又甚多麻陽獄中土人有掘之者以布盛土從水中淘之土去盡餘皆為水銀視鍛砂省力十倍

張長壽

麻陽北城外有飛山廟天順中淳梁李春宰邑時有張長壽者因貧奉廟中香火一日掘地獲窖銀數百錠皆有長壽字顧廟中無斧鑿乃往從匠者借斧碎之稍稍置衣食匠者詰其故不能隱告之邑宰輦而入之銀萬餘

兩畫取為修理費令縣治及城皆曩時建也邑人云元末紅巾亂有田姓者為魁一夕從重慶刦長壽縣庫銀故長壽物也而發者姓名實與之合是殆有神啓之與

岩洞奇異

辰州山水奇異處俱以地支名如辰溪酉溪大酉洞小酉洞大酉之傍有鍾鼓洞中有二石叩之一作鍾一作鼓聲應洞又有小穴相傳有人入者見中有一穴露日光又稍入有一大池可二畝漸入漸遠至不可竟余曾叩

其石信然酉陽宣撫司地亦相接聞有一洞亦能作鍾鼓聲又梁山白兎亭去二里有蟠龍洞中深里許觀者火而入有龍床有石田有石傘形絶類雕刻所爲中有龍每遇旱輙從洞祈雨雨輙應言和瀑布雙下如飛龍洞所出也余丁丑夏過此欲往觀之土人已具燎火須臾雨乃不果遊傑夫云龍最靈不欲人犯之蓋從入者或多不潔每達官遊後洞必雨居人謂龍洗洞云又永川一山中有洞亦龍洞也中有蝙蝠大如鴉狎州有洞聞中

有佛像門屏如人間丹漆繪塑者事載七修類稿天地間何所不有特人足跡有未及耳

玉笥夢

玉笥山去邑城三十里山有九仙其夢徵靈驗與閩九里湖大約相類余讀書虹沙時黎先生汝登每約余遊已又中止一日又書來約余乃以前事詰之先生再緘書堅約期以翼日晨往舟與已戒是夕余夢從先生遊至山半有道者來迓共止一亭中設木案石硯卷一又出一冊請余二人題因告曰前有閩

人遊此指亭前松咏之其時十月謂寒易畫而春且至也二人領之黎先生乃留詩二余續而和之中有云江邊細雨看花入陌上春雲傍馬飛因忽覺夜四鼓矣余呼友人彭體升曰玉山之遊已矣問云何余曰余已得一夢是山靈告我矣及明先生遣人報與夫中夜為蛇噬足不得行因以夢復之次年戊午余試事畢將放榜移舟候之夜半風大作質明微雨余乃從江上赴鹿鳴體升因來詮前夢之異且賀曰春雲傍馬殆來歲事耶次年

余下第還至戊辰成進士二蓋二句兆後十年乃應又業師居先生易才名籍籍乙卯下第後往祈夢夢入縣城觀春主人陳氏者縣守列一香筒甚大問之云此被中用者因行至縣見衆人舁一大案余坐其上見先生不為下心怍之又行見余表弟鄉進士吳子明據一凳以飯為道其事子明曰爾無怍爾不開縣尹所出對耶問之云青出於藍會見鵬程萬里下句先生不肯言先生笑而去及歸乃以夢告余且賀曰昨曾生惠一香筒宛如夢中者

兹已應他可知矣戊午余中試于明以是秋

補廪生飯謂廪也

廣壽石刻

余臨江郡庠基舊廣壽寺唐盧肇讀書處也嘉靖甲子江陵程公大賓分守湖西以舊庠湫隘因拓寺為基鑿池十畝甃架石橋其上繚以周垣規制宏偉煥然改觀拓基時掘地得石刻云甲子重逢壬甲子八十蕭公下脉真殊不可解後程改蕭姓祠傳故郡人云第壬甲子及八十之說不知所謂分守公厮在

岸之左公割讀書臺之半爲書院其中是歲產瑞芝一叢頗盛公出以示余嘗作問芝一篇蓋爲此也

虹沙夢

先大夫宜人俱葬虹沙其地先爲廷尉胡公所卜後病砂水小疵乃折劵相與先是余卜葬地遍郡中挾青烏術者日踵至咸言某地吉余不敢必乃卜之夢是夕夢入延陵五母舅齋中見案置書一冊視之乃篁墩程先生集也中有詩一聯云沙色洶新雨江聲捲夜

雷因竊嘆服曰雨不可淘雨後水漾江沙有似淘者雷不可捲風起浪聲如雷有似捲者先生用意乃爾工耶迨覺謀葬地當在江次所指者皆山中遂不果卜後得此乃營壟其間前一夕忽夢大雨余捧二柩哭見一人謂余曰朱文公又曰陶桓公覺則江中浪起如萬雷吼及明視沙間真若淘者乃悟前夢而是地為舅氏族人物計夢在一年之前信有數也

石匣池

邑東鄧氏居山中家業農族大而富相傳其先世喜延接青烏之術為卜一地在道傍池中池為其大姓物度不能得乃收綿布數百疋若將往閩中貨者而故覆之池中走詣大姓借宅曝之因以布託大姓暫貯之而去久不至大姓家稍落漸取其布貨之一日詣大姓取布則殆盡矣其家度無可償直鄧因謂曰前布落池中數也必無可償願得池為灌溉因為劵納之青烏者乃令實土其中而出其水塟之日掘地深數尺見石匣一鄧不知

啓之匣中見二鴨一飛去一為家人壓其足
仍置匣中瘞後家族益盛其最富者足少跛
今呼地石匣池云

雷斧石

吉有謝姓者家迎村其先世喜風水有老人
從魯文迹遊魯指一地在某所亦池也然池
屬大姓不可得因偽為屠者從池近處屠大
姓每來市肉故不問直久之從大姓計所市
直若干因請曰欲得池濯屠具大姓與之後
即其地營瘞魯教取石似鵞卵者每置一層

池中又以草覆之如是令與地平乃令取芝
麻焚爲灰置棺下教之云此地鵞形石卵也
金鵞抱卵主後富且貴謝有一僕嘗隨曾出
入因丐求一地曾曰汝但取而父骨焚之雜
灰内𡨋之日汝僞揚灰我服中我擊汝汝便
呼汝父哭之僕如其教𡨋訖曾謂謝曰地甚
吉但在某年有爲雷所驚者方發謝亦精風
水者不知所謂至期有孫某讀書山中午方
飯忽陰雲四合聞雷聲學子問雷何物某曰
此天地熘熥之氣也言未竟雷從席間起某

面爲焦灼是秋舉于鄉謝從曾訊之曾曰地來龍其處有雷斧石以龍運計之當在此年耳謝乃服後子孫二千餘人科第不絶進士應嶽鄉進士中立皆其後也其僕後亦致富户糧數百石子孫亦幾千人云

東海使者

余已未下第歸六月病面瘡晝寢忽夢中若有人云東海使者覺頗怪之是日午忽大風雨從東北來余書樓屋瓦飛如秋葉下庭砌舍中竹柵俱吹去有僕安梵香堂上聞堂中

似有物墜地者其聲甚大回視之秪黑氣從地起上左樓屋角入雨中不復可辨皆謂雷也或即東海之使耶神理冥冥又有若預告之者殆不可曉

回生傳

同年刑部郎張宗質克文弟宗欽克文幼與余同學在膠庠俱以童子列高等先後領鄉薦歲丁卯與同年教化甫鯤萬州守李紹賢鄉進士吳子明質愚同舟北上舟過清河宗欽病痢方愈適運舟乘風來勢甚駛宗

欽秉舟小幾為所壓遂驚悸昏憒病增劇乃移就桃源武安廟飲食絶不入口宗質同化甫三四人購醫顧神無所不至顧視肌骨消盡僅僅存膚皮著骨上氣且絶喉中第有聲一綫哢一日忽大聲作武安語為言病狀病勿藥且將愈且云舟中有魁星弟兄俱得力如是者日三四然聲止則寂如死者宗質又同諸君禱他廟中路子哭曰吾輩此行第盡吾心疾萬萬無可為者還至寢所忽又大聲指予明厲曰汝曰路云何疾可生顧謂之紀

也又顧宗質曰第勿藥將自安毋若人言死
而第宗質輩咸相視驚愕已又寂然同舟日
久北上期迫化甫三人乃為具棺衾別宗質
癸而去宗質獨候廟中令一童侍寢所如是
十有七日忽口中微有聲僮就床聽之問兄
安在宗質至問之始稍稍應然氣息微甚以
米汁灌之稍能下自是飲漸進聲漸高肌肉
漸起一月始復舊初語時宗質恐傷之不敢
悉問所向已乃曰自病劇後我乃從諸水神
遊上帝以黃河將決命理其脉我從諸神捉

地脉若人間理縄状自清河起遡河源乃止工畢時我乃與水神爭席鄉人蕭公勸我亟歸我乃從河源歸蕭公者縣大洋洲人死為神封英佑侯後封順天王其神最顯江湖間宗欽亦家大洋洲云宗欽至京師同舟者咸疑以為鬼余從京師訊之言病時事歷歷且云修河時事甚異不能殫述是歲同舟五人化甫宗質俱擢第黃河決一如淇言少宗伯大倉王公為作四生傳辭多不載

大[illegible][illegible]風節

余初入南刑曹時大司寇則平湖屠川孫公
御史臺則莆田兌齋林公林公初一見即謂
余曰初入仕途從今日便當立定脚跟余敬
諾而退奉之至今孫公爲人謙抑恭愼而中
更整毅每於諸曹郎接見未嘗不溫顏挹之
至曹事剸決一裁以法比不少假借官箴肅
然司寇故嚴重將上堂諸曹郎先從堂後議
獄讞惟司寇可否之即退更不敢及他語余
每上公輙從容問語及文事或從他所見余
文若詩旦日入必云盱某所見某文若詩更

獘借之不爲異也部有大獄事公輙自廪廪
又申諭諸司遠嫌疑戢奸僞其勘徐氏獄公
毅然持正諸曹司委勘者俱從曹中寢食不
歸者數日蓋其公慎嚴密如此然竟以此去
去之日吏無一言第深自引咎歸閉門歛跡
謝絶賓客人不得一見云公先在北都晨入
朝見一人捧
勅入敬肅殊甚比出復然訊其人禮曹劉郎中
日材也公異之間又詢其爲人與所見合一
日鄉有給諌某當大計偶問公知劉郎中某

乎公以所見對葢特有毀劉者公力為辯之劉得白公終不言之人自去南都日稍一言之因嘆人固不易知也劉後終左轄其在刑曹諸曹郎出入勤惰一一記之即閨門亦相敬如賔不少慢也繼公後則建德陶山李公李公於余為年家然性剛正諸曹郎以獄上少不比於法輙面責之乃於余顧獨加獎愛有獄上未嘗不可之即相與言未嘗不委宛而色怡也間有所咨議或出斤札委曲言之每有所屬文必曰文第觀其人董即岩穴

布衣可當千乘柰何區區較計名位也其持論大率如此再遷江西巡撫卒會余在曹中不及具束芻以奠有負知遇多矣林公後為工部尚書再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謚端簡李公不及請謚當尚有待也孫公令有子舉丁丑進士俛仰舊遊踰十年所徒碌碌無能少自樹立則何以答異知因漫識之以志余過

許先生

余師許石城先生家金陵以尚寶卿致政家

居二十年遊情山水文酒自娛性喜客客來命酒必醉夜漏下五鼓不輟也金陵嘗[illegible]之會每門生故人來訪先生必留連信宿[illegible]宦留都者舉以歲誕日奉酒為先生壽先[illegible]輒賦詩張宴為樂余一夕請先生時王大僕為上元先生折柬招與共飲自日午酌燒燈竟夕仍起酌太白三出門曙矣嘗舉所為詩笑謂余曰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先生之興寄遠而逵矣錢塘周銀臺典叔工為詩最不易許可每稱說先生詩曰今稱

詩者僅得一二輒自謂過人若清新俊逸雄
渾古雅無所不有則石城之在白下當稱大
家矣余覊濟州先生贈之詩云久遊憲部裴
清譽新拜名邦愜壯心來往詞林聽戛玉飛
騰雲路羨橫金節過巫峽才逾灩堂對岷江
渾共深從此登臺瞻漸遠幾將望和白頭吟
又寄懷詩云論文常下白雲司別去俄驚二
載餘正指巫山看片月忽從淮水得雙魚其
霖此日隨熊軾靈鵲來年送隼旟宦達有誰
敦夙好知君高誼古人如銀臺詩尤[illegible]

送余赴渝州云春陽已轉秣陵鶯江渚東風趣上征軌苑登壇誰並駕秋曹讞獄久稱平三山對酒離襟蹙百丈牽雲疊鼓鳴舊舞巴渝沿猛銳待君文教雅馴吏

雎寧蜘蛛

酉陽雜俎載鵲山蜘蛛謂能與龍鬬其絲大如指可傅金鎗隆慶壬申歲余童子師張先生來訪余金陵云是歲雎寧夜大雨河溢有龍五現雲中雷火霹靂雨如注鄉人言有龍為蜘蛛網所罥須臾火龍至焚網龍乃脫蛛死

山中就其地視之其絲尚彌滿山谷裁為馬鞭殊勁直可用不知其能傳金蹊迹張名九州仕為夷陵判官許寄余一鞭後去不復相聞矣

記前生

少從張學時有一僕庭芝名年可十二三自言前世為淮陰民楊氏女名小閨子九歲死死時人引至一處見王者殿上令扶之出男女群聚各飲以羹人競爭取器飲女獨幼不[illegible]或與一瓮女墜瓮地上忽促之去不

得飲巳乃墮一泓中覺後生淮陰民家為子三歲時父抱就某橋買糕餌見其前父手挽之曰我閏子也父不能識乃求歸其家見前母為道前世事歷歷二家因共子之後貧賣為張僕歲壬申張來訊之死矣

京師宅

京師舊宅多鬼怪葢歲久無人居陰氣鬱塞而強死者精靈不散恒出而為厲余官南刑曹僦鄭氏居人有言其怪者余初不之信然居亦無他後二兒相繼夭歲辛未童僕皆病

疫至無人供薪水乃市殽酒奠而告之神是夕長兒師簡定芳夢一人自內出蓬首跣足遍體汙穢漸行入園中榴樹根而沒翼日物色之樹有土阜必曩時死者瘞其地也少司冦李公第貢士一夔謂余曰此地名羊枋徑白日中尚聞鬼嘯當急徙之余乃徙就東街人云徙後見有物坐井闌上人至則投井中云同年張侍御叔學云曩在都下僦居其室病幾殆夜中室內如萬馬聲旦視馬跡縱橫矣不知其何異也

胡貞烈

新安胡氏女鄉進士胡某女也嫁同邑吳氏子吳之父貸商人貲不能償避之浙吳子從外舅留學里中病甚女聞之匍匐歸視吳卒女不食七日不死日飲水數鍾稍能知戶外事鄉人聞者競來視之屨跡滿戶限女戒其弟使勿內然一一知其人姓名將卒父令僕邀其舅來女止之僕既去女告父曰舅方出庄居見僕來避之屋後矣已僕還問之果然卒之前數日異香繞室內告其父曰我欲少

浴忽室内若雨洒床簀間又告其母曰姑老矣我二婢在幸無取之歸見目瞑矣鄉人為立胡貞烈廟云

金陵泉水

友人盛仲交所評金陵諸山寺泉水凡二十有一曰鷄鳴山泉曰國學泉曰城隍廟泉曰玉兎泉在府學為秦檜書院相傳掘池見玉兎故名曰鳳皇泉在予箭坊鳳皇臺下曰驍騎衛倉泉在飲虹橋南古瓦官寺地相傳井底甚闊有鐵金剛擎立故是六朝佳處即顧

凱之面壁所也曰忠孝泉在冶城今卞忠貞廟曰祈澤寺龍王泉在高橋門外本蕭齊所建剎最久泉出岩下滙爲池自龍吻噴出曰攝山白乳泉曰攝山品外泉在石塔前滙爲方池池中有石鑿蓮花形泉自花出洩其流於僧庖曰牛首山虎跑泉與龜池相對池不甚汲寺止此泉及龍王泉龍王泉稍峻寺僧多取此曰牛首大初泉在兜率岩下何司寇所題曰井露井在雨花臺下曰茶泉在高座寺右成化甲辰寺僧湛寂菴自開鑿得水淪

茗味尤勝嘉禾姚綬題曰茶泉曰玉華泉在
靜明寺曰梅花水在坡山嘉善寺本一小坎
泉泛其中如梅花點故名曰八卦井方山定
林寺僧所穿在山半曰獅子泉在靜海寺寺
本昔人維舟處石洞内隱隱有宋人題名曰
宫氏泉淳化閣後一里許地名上庄宫氏世
居之曰義井江南義井有三茲在南城徳恩
寺中有篆書雷山義井四大字傍有宋丞相
李廸名曰葛仙翁丹井在方山洞玄觀本吴
大帝剏以館葛者葛有仙術今傳其井有畄

丹曰衡陽寺龍女泉衡陽山去栖霞不甚遠
梁有本師講經龍女來聽因獻此泉仲交好
奇因紀斯泉仍各繫以銘千載後有政金陵
泉自仲交始之矣任山甫云凡欲遠取泉須
得石缸一中貯石子半復以泉貯之久乃不
變因附記之

古鑑銘

余家蓄數古鑑其一黑漆古似漢四乳鑑其
二為水銀古俱有銘一云尚方作鏡真美巧
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似漢尚

方鑑而少壽如金石四字其一似漢清白鑑而文更奇但不可句數之自清至潔凡二十九字云清白天事君治志之合時玄錫天汪洋恐流日志美之外承可說天毋一潔孜漢銘自清至潔凡三十四字云請白天事君志治之弇玄錫之物汪洋恐天日志美之外承可說虞高願兆思天無紀潔蓋漢鑑少合時流一四字令鑑少弇之物志虞高願兆思紀十字意後人因漢製而造者然漢鑑語亦似不全恐不得為爾時故物而宣和圖以列之

漢似猶未當也黎先生汝登曾示余一銘云阿宮照膽仁壽懸宮菱藏影內月桂壺中看形自寫望表如空山禽敢出水質嘶上聊書玉篆永鑄青銅語大似唐瑩質鑑不知爲何代鑑銘也孜丹鉛錄載古鏡銘七內尚方云尚方作鑑眞大巧上有僊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隹且好則知宣和尚方缺三字爲後人作無疑矣

詩讖

古今稱詩讖者多矣蓋氣之所感發而成聲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大夫教應天時與文秦中偶淂句云木散風前葉雲橫天外山因忽思曰皋魚有風水之恨梁公有望雲之思今木散風前雲橫天外非佳語也是歲癸卯十月大父卒於應天比歸不及見矣及尹麻陽作登樓詩有英雄未解平苗憤長劍倚天天為傾之句又作雪詩云此際黃紬被裯人垷放衙藍關曾擁馬沅芷復開花震竊怪其不祥也因遽止之已又作送花詩云二齋跳李五峰風流出深溝白趂紅霓滇以為蕭序

續云還向枝頭看青子始終成就荷天工不半載遂罹大故嗚呼天乎然始終成就尚賴餘澤之存先大夫所以詒我後人者遠矣